

语言学研究

分布式形态学的研究理路

熊仲儒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科学与资源学院/汉语语言学研究所,北京 100083)

摘要:本文以汉语为对象讨论了分布式形态学的研究理路。分布式形态学采用完全分解原则,将短语与词分解成词根与功能语素,将词根与功能语素作为计算的基本单位。功能语素甚至词根在进入句法计算的时候都没有音系特征,所以一种语言有没有形态不影响分布式形态学的研究。分布式形态学采用单引擎论,由句法生成词与短语,会降低生成成本,语法更简洁。分布式形态学采用完全分解,所以一个表达式是词还是短语,也不影响分布式形态学的研究。功能语素有范畴特征,它决定着所生成的词的词类,词类的确定无需也无法考虑词的语法功能。分布式形态学不依赖于形态,可帮助汉语研究摆脱“印欧语眼光”。

关键词:分布式形态学;完全分解;功能语素;词根;延迟填音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5-0021-14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5.002

0 引言

分布式形态学(Distributed Morphology)是由莫里斯·哈勒等(Halle et al., 1993:111-112)提出来的一种构词理论:“我们将这一路径命名为分布式形态学,意在强调:传统上被归为‘形态学’的机制并非集中在语法的单一组件中,而是分布在若干不同组件之中。”国内学界在本世纪初就引入了该理论,并取得了很多成果。叶狂等(2025)对分布式形态学的汉语研究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基于分布式形态学的汉语研究还面临四个普遍性难题:词根与词没有形态区别、增加生成成本、赋类是未卜先知操作、不能区分词的主次功能。只有解决好了上述难题,分布式形态学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被广泛认可。本文将按顺序以这四个难题为中心议题讨论分布式形态学的研究理路,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节从延迟填音的角度破解词根与词没有形态区别的难题,第二节从完全分解的角度破解增加生成与赋类是未卜先知操作的难题,第三节从定类语素的角度破解不能区分词

作者简介:熊仲儒,男,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句法语义学研究。

引用格式:熊仲儒. 分布式形态学的研究理路[J]. 外国语文, 2026(5):21-34.



本刊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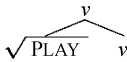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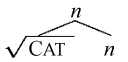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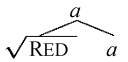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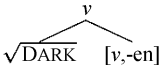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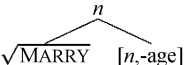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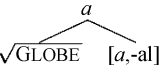
的主次功能的难题,最后是结语。

1 延迟填音

“分布式形态学”是对 Distributed Morphology 的翻译,作为生成语法的分支理论,它追求的也是普遍语法,自身并不依赖于“形态”。在语法学中,Morphology 跟 Syntax 相对,后者是句法,前者是词法。所以,海蒂·哈莉(Harley, 2009)认为,分布形态学试图构建的是一套完全清晰的、纯句法的构词理论,即构词的句法理论。它把词“打散”,拆出功能语素(functional morpheme)与词根(root),然后用句法的方式把它们合成一个词。该理论采用“单引擎假设(Single Engine Hypothesis)”,即认为句法是语言中构建层级结构的唯一机制,词和短语由相同的机制生成,句法推导的起点是词根语素与功能语素。大卫·恩比克(Embick, 2015: 7)指出,功能语素是由[±过去]、[±复数]或[±定指]等句法语义特征构成,在其基础表征中,并不包含音系特征;词根构成开放类,其中包含如√CAT、√OX、√SIT这类成分,词根不包含或不具有句法语义特征;一个可行的假设是,在默认情况下,词根具备底层音系表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分布式形态学跟传统语法差不多,传统语法把词分解为词缀与词根。但也不完全相同,即两种词根不完全相同,功能语素跟词缀也不完全相同。功能语素在最终实现上可以有语音形式,也可以没有语音形式。如:

- (1) a. [_#[_n√CAT][_n][+pl]]
 b. [_#[_n√CAT][_n, /Ø/][+pl, /z/]]

例(1)是恩比克(2015:10)对 cats 的表征,例(1a)中的功能语素轻名词与复数都没有语音形式,只有句法语义特征;例(1b)是延迟填音(late insertion)的结果。延迟填音是说“对于部分语素——至少是功能语素——其音系内容仅在音系形式(PF)分支上,通过词汇插入(Vocabulary Insertion)操作得以赋值”(恩比克, 2015:22)。延迟填音表明,音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是后期插入的。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每个功能语素都能获得语音。在例(1b)中,只有复数语素实现为/z/,而轻名词仍然没有语音实现。为方便起见,也可以如下表示:

- (2) a. play b. cat c. red
- 


- (3) a. darken b. marriage c. global
- 



例(2-3)来自恩比克(2015:45-46)的图示,例(2)中的功能语素在最终实现上都没有语音实现,例(3)中的功能语素都有语音实现。例(2)中的功能语素虽然没有语音实现,但

有范畴,如 *v*、*n* 与 *a*,所以相应的词分别为动词、名词与形容词。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分布式形态学确定词类时并不依赖于形态。

朱德熙(1985:9)曾指出:“汉语语法最根本的特点还是缺乏形态变化。”在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中,如何应用或摆脱以形态变化为基础的语法理论一直是学界思考的问题。分布式形态学正好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可以摆脱印欧语眼光的语法理论。例如:

- | | |
|--|------------------------------------|
| (4) a. 罗马人破坏城市 | b. 罗马人的破坏城市 |
| c. 罗马人对城市的破坏 | d. 城市的破坏 |
| (5) a. The Roman destroyed the city | b. the Roman's destroying the city |
| c. the Roman's destruction of the city | d. the city's destruction |

“破坏”在例(4)中只有一种形式,而 *destroy* 在例(5)中有3种形式,如: *destroy*、*destruction*、*destroying*。没有形态也能得到很好的分析,有形态也不一定能有助于分析,如 *-ing* 并没有将例(5b)中的 *destroying* 变成名词,其中的 *destroying* 仍为动词,可以带宾语。

在分布式形态学中,功能语素在最终实现上有没有语音形式或是不是形态(词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存在。像例(4)中的“破坏”可以拆分为“√破坏”这样的复合词根与相关的功能语素,这跟例(5)的拆分相同,只是汉语功能语素没有语音形式,英语功能语素有语音形式,也可以没有语音形式。如:

- (6) a. $[_{TP}[_{T'}[_{T}] [_{vP}[_{v'}[_{v}][[_{vP}[\sqrt{\text{破坏}}][_{\text{城市}}]]]]]]]$
 b. $[_{TP}[_{T'}[_{T}] [_{vP}[_{v'}[_{v}][[_{vP}[\sqrt{\text{DESTROY}}][_{\text{the city}}]]]]]]]$
- (7) a. $[_{DP}[_{D}] [_{nP}[_{n}][[_{vP}[_{v'}[_{v}][[_{vP}[\sqrt{\text{破坏}}][_{\text{城市}}]]]]]]]$
 b. $[_{DP}[_{D}] [_{nP}[_{n}]\text{-ing}][[_{vP}[_{v'}[_{v}][[_{vP}[\sqrt{\text{DESTROY}}][_{\text{the city}}]]]]]]]$
- (8) a. $[_{DP}[_{D}] [_{nP}[_{n'}[_{n}\text{-tion}][[_{vP}[\sqrt{\text{破坏}}][_{\text{城市}}]]]]]]]$
 b. $[_{DP}[_{D}] [_{nP}[_{n'}[_{n}][[_{vP}[\sqrt{\text{DESTROY}}][_{\text{of the city}}]]]]]]]$
- (9) a. $[_{DP}[_{D}] [_{nP}[_{n'}[_{n}][[_{vP}[\sqrt{\text{破坏}}][_{\text{城市}}]]]]]]]$
 b. $[_{DP}[_{D}] [_{nP}[_{n'}[_{n}\text{-tion}][[_{vP}[\sqrt{\text{DESTROY}}][_{\text{of the city}}]]]]]]]$

在例(6-9)中,功能语素 *v* 在汉语与英语中都没有语音形式,功能语素 *n* 在汉语中没有语音形式,但在英语中有语音形式,如 *-ing* 与 *-tion*。在例(6-9)中,低位的功能语素 *v* 与 *n* 在跟词根融合构造新词,如“破坏”与 *destroy*、*destruction*,其中的 *v* 与 *n* 起着决定词类的作用。理论上,因 *v* 的缘故,例(6)与(7)中的“破坏”与 *destroy* 是动词,对应于例(4a)(4b)与例(5a)(5b);因 *n* 的缘故,例(8)与(9)中的“破坏”与 *destruction* 是名词,对应于例(4c)(4d)与(5c)(5d)。说英语中的 *destroy* 与 *destruction* 分别是动词与名词,是没有问题的,需要强调的是例(5b)中的 *destroying* 也是动词,这是因为 *v* 决定词类。从形式上也能看出,如 *destroying* 直接带名词性补足语, *-ing* 起着将动词性短语 *vP* 转化为名词性短语 *nP* 的作用。英语的 *-ing* 如果实现在低位 *n* 位置,也会像 *-tion* 一样起着定类的作用。如:

- (10) a. the Roman's destroying the city b. the Roman's destroying of the city

例(10a)中的 destroying 是动词,例(10b)中的 destroying 是名词,也可参见马兰士(1997)与理查德·拉尔森和维达·萨米伊恩(Larson et al, 2020)的研究。由此可见,即使对 destroy, destruction, destroying 而言,其决定词类的功能语素也不都有语音形式,它们只存在词形上的差异,而且 destroying 本身还存在动词与名词的差别。换言之,词根跟词有没有形态上的差异,对分布式形态学的应用没有影响。

例(4a)与(4b)中的“破坏”是动词,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它们都带有宾语。例(4c)中的“破坏”看起来是名词,因为它不能直接带名词性补足语,如用“对”介引“城市”,有点类似于英语中的 of 介引 the city。但需要注意的是“对”是介词,虽然它可以为名词性成分如“城市”赋格,但它不完全等同于 of。例(4d)没有直接带名词性补足语,也为“破坏”的词类识别造成问题,因为其中的 n 毕竟没有语音实现。这时候,就需要寻找一些别的证据,如前边是否可以出现副词或别的跟动词相关的成分。如:

- (11) a. 罗马人对城市的偷偷破坏造成了恶劣影响。
 b. 人道报发表数字,显示我国工业的再次破坏和美国竞争者们的胜利。
 c. 东北国民党军事工业体系的被破坏,会带给东北国民党军以严重后果。

对例(4c-d)中的“破坏”是否受到轻名词的扩展,需要细致辨认。没有形态,就多找一些证据。

功能语素,在句法计算(形态操作)的时候,一开始只是个特征集,可以没有语音形式,只是进入到计算后期,如 PF 层,才会插入语音形式,但也允许有些功能语素没有语音形式。所以,词根跟词没有形态上的区别,不管是对于汉语还是对于英语,都不会构成对分布式形态学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在计算初期,不管是英语还是汉语,功能语素都没有语音形式。简言之,分布式形态学重视的是句法形态特征,并非形态。有形态,能帮助识别、判断;没形态,可以通过别种方式进行识别、判断。

2 完全分解

2.1 语素是计算的基本单位

分布式形态学采用的是句法本位,即用句法手段贯通句法部门与词法部门,理论上更为简洁,不会提高生成成本。本杰明·布鲁宁(Bruening, 2018:1)也说:“在其他条件等同的前提下,只包含一个部门的理论,要比包含两个部分的理论更为简洁,因而也更为可取。”郭绍虞(1979:3)指出:“汉语的构词法和造句法是基本一致的。中间还有词组一级,它的结构形式也是与之基本一致的。”如果汉语构词法与造句法基本一致,运用分布式形态学应该会更降低生成成本。但在实际处理时,学者们会有一种错觉,如:

- (12) a. 这次去圣岛竟然游了三次泳。 b. 许多人在游泳。

例(12a)中的“游泳”呈现“离”的状态,例(12b)中的“游泳”呈现“合”的状态。又“离”又“合”,似乎很复杂,好像会提到生成成本。

在分布式句法学中,句法计算不需要考虑“离”“合”的状态。分布式形态学计算的基本单位是语素,对研究者来说,就是分解(decomposition)。为此,恩比克(2015:17)提出“完全分解原则(Full Decomposition)”,该原则认为记忆中不存储任何复杂成分,即所有复杂成分都必须由语法推导生成。原则上,“复杂”既可以指由一个以上初始成分构成,也可以指具有某种内部结构的单一初始成分。恩比克取的是前一种含义,即在分布式形态学中,作为记忆中语素的初始成分,其内部可以是复杂的,即可以由多个特征构成。以 plays 和 played 为例,这些形式的关联性体现为二者均包含词根 $\sqrt{\text{PLAY}}$ 。完全分解原则认为,plays 和 played 不能作为独立成分存储于记忆中,并在二者之间设定“关联”关系。相反,它们之所以相关,是因为二者由同一个共享成分(词根 $\sqrt{\text{PLAY}}$)建构而成;也就是说,关联性是依据语素从分解的角度加以定义的。

对例(12)而言,不管“游泳”呈哪种形态,分布式形态学都会对其进行分解,分出词根与功能语素来,如“ $\sqrt{\text{游}}$ ”与“ $\sqrt{\text{泳}}$ ”和相关的功能语素。由于汉语的功能语素可以没有语音形式,我们不能一下子知道是什么,但可以拟测。理论上,“ $\sqrt{\text{游}}$ ”与“ $\sqrt{\text{泳}}$ ”这两个词根可以构成词根组“ $\sqrt{\text{游泳}}$ ”,也可以单独受功能语素进行扩展。假定选出的词汇阵列为例(13a),则“游泳”与“游三次泳”都会只能按例(13b)与例(13c)的方式进行计算,差别仅在最后的语音实现上,如:

- (13) a. $\{\dots, v, \sqrt{\text{游}}, D, \text{Num}, \text{Cl}, n \sqrt{\text{泳}}\}$
 b. $[_{\text{VP}}[_{\text{V}}][_{\text{VP}}[_{\sqrt{\text{游}}}][_{\text{DP}}[_{\text{D}}][_{\text{NumP}}[_{\text{Num}}][_{\text{ClP}}[_{\text{Cl}}][_{\text{nP}}[_{\text{n}}][_{\text{VP}}[_{\sqrt{\text{泳}}}]]]]]]]]]]]$
 c. $[_{\text{VP}}[_{\text{V}}][_{\text{VP}}[_{\sqrt{\text{游}}}][_{\text{DP}}[_{\text{D}}][_{\text{NumP}}[_{\text{Num}} \text{三}][_{\text{ClP}}[_{\text{Cl}} \text{次}][_{\text{nP}}[_{\text{n}}][_{\text{VP}}[_{\sqrt{\text{泳}}}]]]]]]]]]]]$

在例(13)中,词根“ $\sqrt{\text{泳}}$ ”首先受 n 扩展,接着受量词(Cl)、数词(Num)与限定词(D)的扩展,构成 DP,做词根“ $\sqrt{\text{游}}$ ”的补足语,“ $\sqrt{\text{游}}$ ”受轻动词的扩展。“ $\sqrt{\text{泳}}$ ”跟 n 融合以后成为名词“泳”,“游”跟 v 融合以后成为动词“游”。量词(Cl)、数词(Num)等可以有语音实现,如“次”与“三”,这边得到例(12a)这样的“分离”格式,如果没有语音实现,便得到例(12b)这样的“融合”格式。这样看来,“游泳”与“游三次泳”的生成成本相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例(12b)的“游泳”不是词(熊仲儒, 2026),不仅“泳”可以扩展,“游”的后边还可以附着“了”“着”“过”等,这是“游”核心移位的结果;此外,“泳”还可以移位。例如:

- (14) a. 当主席来到王家墩机场时,虽上午还游了泳,仍显得精神焕发,毫无倦色。
 b. 让人们游着泳去上班,健身、工作两不误。

- c. 有黑人学生在那里游过泳。
- d. 至于游泳,只要看到哪儿有水,赶上好天气,他便立即钻进水里,穿条内衬裤也不在乎,但泳必须游。
- e. 买了好多吃的,回家又吃了油淋淋的云腿月饼,这泳是白游了

“游泳”不是并列式或联合式,而是动宾式,否则不好解释例(14)中的现象,也不好解释例(12a)。“泳”没有并入“游”,否则也难以解释例(14a-c)中的“了”“着”“过”的插入与例(14d-e)中“泳”与“游”的分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游泳”跟“吃饭”差不多,如:

- (15) a. 我们住的车厢紧挨着主席的车厢,主席特地请我吃了两次饭。
b. 觉新喃喃地自语道,他忘记他在吃饭,也忘了桌上还有别的人。

例(15a)中的“吃饭”分离,类似于例(12a);例(15b)中的“吃饭”合在一起,类似于例(12b)。采用生成语法的学者,大概没有人会认为要生成“吃了两次饭”与“吃饭”会增加生成成本的。有学者之所以会认为“游泳”会增加生成成本,可能是从“词”的角度出发。在分布式形态学中,词没有理论意义,它是计算的结果。单就“游……泳”而言,它的“两种”情形并未增加生成成本,它所采用的生成方式很简单,跟“吃……饭”的生成方式相同。

分布式形态学采用“完全分解原则”,重视语素的地位,至少对汉语是有效的。吕叔湘(1979:15)曾指出,汉语里语素的地位不亚于词的地位。沈家煊(2016:2)把这看作汉语的语法特点,并进行了很好的阐释:“造句的单位是语素、词,还是固定的词组?印欧语的基本造句单位是词,在汉语里作为基本的造句单位,语素的地位不亚于词的地位。”分布式形态学往前走了一步,即不管是汉语还是英语,还是其他语言,基本的造句单位都是语素,即词根与功能语素。沈家煊以汉语中的“离合词”为例进行说明,如:

- (16) a. 慷慨——别慷我的慨。 b. 提醒——不用你提我的醒。
c. 放松——你就放你的松吧。 d. 结婚/示威——你结你的婚,我示我的威。

沈家煊的解释是:这是因为汉语受汉字的影响,构成一个复合词的音节一般都有意义。即便是没有意义的音节也会赋予它一个意义(沈家煊,2016:2),例如:

- (17) a. 不管是马克思还是牛克思 b. 管他是托尔斯泰还是托她斯泰

赵元任(1979:79)称为单音节现象,即“单音节现象的压倒优势使得人们把没有意义的音节也看成有意义”。因为有这种单音节现象,汉语的句法终端项列表中不仅有“√慷”“√慨”这样的词根,也会有“√马”“√牛”“√克”“√斯”这样的词根。像例(16a)中“别慷我的慨”,就会按句法的方式分别用功能范畴扩展“√慷”与“√慨”,如:

- (18) [_{NP} V] [_{VP} √_V慷] [_{DP} 我] [_{D'} [_D 的] [_{NP} n] [_{VP} √_V慨]]]

“慷”由轻动词 v 确定为动词,“慨”由轻名词 n 确定为名词。“√慷”“√慨”也可以在构成词根组之后,受轻形容词 a 的扩展,如:

- (19) [_{DegP} [_{Deg}] [_{aP} [_a] [_{√P} [_√慷慨]]]]

词根组“√慷慨”跟轻形容词融合以后变成“慷慨”这个词,该词由轻形容词 a 定类为形容词。Deg 是量度范畴,可实现为“非常”“很”等,如:

(20)a. 他十分节俭,又非常慷慨。

b. 老板也是很慷慨的给过尚某两次钱。

“提醒”可以像动宾离合词一样可以离散,如例(21),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动宾离合词,因为它还可以带宾语,动宾离合词“帮忙”是不能带宾语的,如例(22):

(21)a. 我觉得还是该给大家都提个醒,就把对我的通报批评转到了群里。

b. PT 水仙的退市给我们散户提了醒,买股票应该是投资,而不是投机。

c. 他知道此君“项庄舞剑”,因此,心里老给自己提着醒。

(22)a. 这句话提醒了觉慧,他记起了觉民的警告。

b. *他帮忙了张三。

c. 他帮了张三的忙。

由此可见,“√提”与“√醒”可能有两种计算方式,一是将“√醒”的扩展做“√提”的补足语,跟例(13)中的“游……泳”相同;二是将“√提”与“√醒”结合成词根组,然后由 v 进行扩展,类似于例(19),只是 v 会为该词根组引进内部论元,如:

(23)[_{vP}[这句话][_v·[_v][_{vP}[√提醒][觉慧]]]]

在百科知识列表中,“慷慨”“提醒”都是词,其离散是偶一为之,类似于“幽默”,如:

(24)还幽了他一默

赵元任(1979:203)将“幽默”“提醒”“体操”的离散称为“假动宾离合词的离子化”,即它们本来不是动宾结构的复合词,当它动宾结构,给它离子化的形式。这属于偶一为之的离散。之所以可以出现“假动宾离合词的离子化”,是因为参与计算的基本单位是语素(词根与功能语素)。在传统的生成语法中,“幽默”“提醒”“体操”的“离子化”会违反“词汇完整性假设(Lexical Integrity Hypothesis)”;但在分布式形态学中,偶一为之的“离子化”是允许的,因为参与计算的不是词而是语素。

像“结婚”“帮忙”类的离合词,在百科知识列表中要标记为习语,如“游#泳”“结#婚”“帮#忙”,“#”表示词界(熊仲儒,2026)。“婚”与“忙”都是相应动词的宾语,所以这些动词都不能再带宾语了,如:

(25)a. 张明跟李颖结婚

b. *张明结婚李颖

(26)a. 张明给李颖帮忙

b. *张明帮忙李颖

词根、功能语素等语素是参与句法计算的基本单位,功能语素在计算之初可以没有语音形式,这使得“结婚”“结三次婚”“游泳”“游三次泳”“吃饭”“吃三次饭”等的计算相同,差别在于最后的语音实现上,不会增加生成成本。词或习语的语义由百科知识列表给出。

2.2 词、短语是计算的结果

分布式形态学在分析的时候,不需要考虑“离”“合”的状态,也不需要考虑一个语言单位到底是词还是短语,只需要采用完全分解原则。在分布式形态学中,计算的基本单位是词根与功能语素,词与短语都是计算的结果;词,它会受到功能核心节点的支配,而短语,它会受非核心节点的支配。比如分析“接客”与“接客人”时,我们要不要把“接客”与“接客人”分别当作词与短语呢?不需要,而且未经分析的认定有可能弄错。在分布式形态学中,“接客”也好,“接客人”也好,都需要分解为“√接”“√客”“√人”和若干功能语素,如:

(27)a. 接客

b. $[_{vP}[_v] [_{vP}[_{\sqrt{接}}] [_{DP}[_D]] [_{NumP}[_{Num}] [_{CIP}[_{Cl}] [_{nP}[_n] [_{\sqrt{客}}]]]]]]]$

(28)a. 接客人

b. $[_{vP}[_v] [_{vP}[_{\sqrt{接}}] [_{DP}[_D]] [_{NumP}[_{Num}] [_{CIP}[_{Cl}] [_{nP}[_n] [_{\sqrt{客}}]]]]]]]$

“√接”受轻动词 v 扩展,词根“√客”与词根组“√客人”都受轻名词 n 的扩展,可能还会受到量词与数词的扩展。最终生成“接客人”这样的短语,“接”为动词,是由 v 决定的;“客人”为名词,是由 n 决定的。“接客”是词还是短语,是看它们最终有没有融合(incorporation),即有没有受功能核心节点的支配;外部表现就是中间能否插入其他成分。如果能够插入其他成分,说明它们没有融合,还是短语。如:

(29)a. 逛一次妓院,如果不是给从未接过客的新妓“破瓜”,就足够了。

b. 千门万户,每间房门口,摆着两双拖鞋,有没接着客的,尚在外面阑干里坐着,房门口便没拖鞋。

(30)a. 他到建筑工地去做过小工,送过报纸和牛奶,用三轮车去火车站接过客,甚至在医院的太平间看守过尸体,掏过马路上的留泥井。

b. 有的还从十多里路远的亲戚家里接了客来看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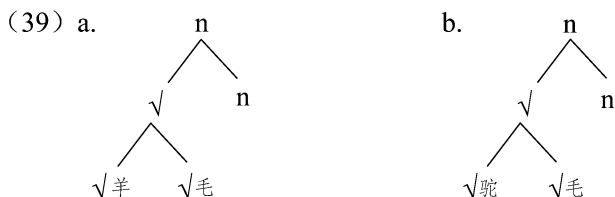
“接客”有两个意思,一是接待客人,二是妓女接待嫖客。不管哪种意思,“接”与“客”都可以分离,如例(29)与例(30)。人们之所以把“接客”看作词,是因为其意义的不透明性,但在句法上可以分离,这正好说明“接客”是习语。习语就是意义不透明性,但又具有短语的行为,如可以被扩展,被离散等。

不管是传统的生成语法,还是分布式形态学,都不需要考虑语言单位到底是词还是短语。传统的生成语法中有个词库,它可能会将“接”“客人”“客”当作词放在词库中,然后让它们在句法中生成“接客人”与“接客”,至于“接客人”与“接客”是词还是短语,只需要看它们是不是受终端节点支配。在分布式形态学中,它会将“√接”“√客”“√人”放在终端项列表中,放在终端项列表中的可以是它们相对应的特征,然后让它们在句法中生成“接客人”与“接客”,至于“接客人”与“接客”是词还是短语,也是看它们受什么样的节点支配。不管是在传统的生成语法中,还是在分布式形态学中,词库或列表中的成分都是规定的。

对例(34b)而言,因为“√羊”与“√毛”都受到了扩展,相应的功能范畴都可以有语音实现,理论上,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短语:

- (38) a. *羊(那)一根毛 b. *(这)一只羊毛

例(38)不合法,这说明例(34b)不是“羊毛”的合适的生成方式。这表明“羊毛”不会是短语。“驼毛”的生成方式跟例(34a)相同。这表明“羊毛”与“驼毛”都是词,而非短语。如:



如此看来,把“羊毛”“驼毛”分别处理,确实跟一般人的语感不符,显得做作而可笑。学界之所以分别处理“羊毛”与“驼毛”,主要是因为扩展法,如前者可以插入“的”,后者不能插入“的”:

- (40) a. 羊的毛 b. *驼的毛

这忽略了“的”的作用。吕叔湘(1979:24)曾指出:“把‘大的树’和‘大树’等同起来,好像有没有一个‘的’字没有什么关系,这就小看了这个‘的’字了。‘的’字虽小,它的作用可不小。”例(40a)中的“羊”与“毛”是按照例(36)与例(35)的方式扩展的,其中的功能语素可以有语音形式,如:

- (41) a. 这一只羊的毛 b. 羊的那一根毛 c. 这一只羊的那一根毛

例(41)跟例(38)对立,这表明“羊的毛”是短语,“羊毛”是词。“羊的毛”的最终结构如下:

- (42) $[_{DP}[_{DP}\text{羊}][_D\cdot[_D\text{的}][_DP\text{毛}]]]$

分布式形态学采用“完全分解原则”,将所有的语言单位都分解为语素。所以,研究者只管分解,不需要管一个语言表达式到底是词还是短语,没有“未卜先知”的赋类工作。词与短语都是句法推导的产物,在分布式形态学中没有理论地位,可参见哈莉与罗尔夫·诺伊尔(Rolf Noyer, 1999)。

3 定类语素

在分布式形态学中,词是句法推导的结果,是词根与功能语素的融合,其中的某个功能语素起着定类的作用。如:

- (43) a. 人来了 b. 豕人立而啼(《左传》)
c. 人其人(韩愈《原道》) d. 人熊、人参

例(43a-c)中的“人”是词,例(43d)中的“人”是词根。例(43a-b)中的“人”是名词,例(43c)中的“人”是动词,或者说名词活用作动词。

例(43)中的“人”尽管分别充当主语、状语、谓语与定语等多种功能,但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不大会把它们分别识别为名词、副词、动词与形容词,而只会把“人”识别为名词。有学者揣测这可能是因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区分了词的主要功能与次要功能,如“人”的主要功能是主语,所以它是名词,其他功能是它的次要功能,不决定其词类。“人”为名词不是从主要功能来确定的,因为“语词类跟句法成分(就是通常说的句子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朱德熙 1985:4)。朱德熙(1985:16)也曾认为,名词的语法性质包括:能够做主语、宾语;能够受定语修饰;能够受数量词修饰。但他同时指出:“这三条里没有一条称得上是名词的语法特点,因为这些语法功能,动词和形容词也有。”王冬梅(2018:18)也提出:“我们的确无法找出为名词独有而其他词所没有的语法特点。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从正面给名词定义。”生成语法后起于结构主义语言学,也深知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的局限性。所以,生成语法不会根据语法功能确认词类,而是将词类看作词的特异信息。

理论上,也没有办法根据语法功能确定词类,因为充当主语、宾语、谓语这样语法功能的也不是词,而是短语。如:

- (44) a. ……的主语:[NP, S]
 b. ……的谓语:[VP, S]
 c. ……的宾语:[NP, VP]

例(44)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65:77)为主语、谓语、宾语等语法功能下的定义。例(44a)是说,充当主语的是S的女儿节点NP;例(44b)是说,充当谓语的是S的女儿节点VP;例(44c)是说充当宾语的是VP的女儿节点NP。在这里,不是词充当主语、谓语、宾语,而是短语。比如说:

- (45) a. proving a theorem was difficult. b. NP $\rightarrow$ -ing + VP

例(45a)的主语看起来是个动词性短语,包含动词与宾语。乔姆斯基(1957:41)为了让其适应“S $\rightarrow$ NP + VP”这样的规则,他增加了规则例(45b),即用-ing将VP转化为NP。例(45a)的主语不是动词prove,也不是名词theorem,而是名词短语proving a theorem。汉语也是这样,只是类似于-ing的成分不可见。如:

- (46) a. 证明定理很困难。 b. 证明很困难。

例(46a)是例(45a)的翻译,例(46b)是例(46a)的改写。汉语研究者常常以例(46b)这样的例子说明汉语动词可以充当主语,然后发现汉语的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其实例(46b)中的“证明”与例(46a)中的“证明定理”都是动词短语,按例(45b)这样的规则,还会转化为名词短语。很显然,词类跟语法功能无关。人们之所以会

认为词类跟语法功能有关,是因为通常没有考虑例(46)这样的短语转类情形。如果短语没有转类,短语的类别就会跟其中的中心词的类别相同。例如:

- (47) a. 这个学生很聪明。 b. 学生很聪明。

例(47a)中的充当主语的本来是名词短语“这个学生”,(47b)中的充当主语的本来是名词短语“学生”,两者的中心词都是“学生”,而且都是名词,如:

- (48) a. [NP[_{CIP} 这个][NP[_N 学生]]] b. [NP[_N 学生]]

例(48a)是传统结构的指派,即把“这个”处理为定语。在例(48)中因为没有出现转类,所以在更传统的语法(中心词分析法)中,就会很自然地认为是名词“学生”充当了例(47)中两个句子的主语;但到了例(46a),中心词分析法就会失效,因为“证明定理”不是偏正结构,没有办法将其中的某个词确认为主语,这时候就会认为“证明定理”整体充当主语。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层次分析法),本该由例(46a)进行理论反思与理论重建,但因受固有传统的影响,而未能反思与重建,直到乔姆斯基(1965)才开始将短语确认为充当主谓宾的单位。所以,词类跟主语、谓语、宾语这样的功能是没有关系的,更不存在主次功能的确立问题。生成语法框架下的大部分理论之所以不考虑词的主次功能,不是因为它建立在英语基础之上,而是因为主语、谓语、宾语这样的语法功能根本不是由词承担的,而是由短语承担的。

在分布式形态学中,因为采用完全分解原则,就没有办法像传统的生成语法那样在词库中登记词的词类信息。完全分解之后,只有词根与功能语素。词根不具备固有的语法范畴。根据词根无范畴理论,传统词汇范畴如“名词”“动词”或“形容词”,只是便捷的简略标签,用以称代词根与定类(category-defining)的功能核心(如n、v或a)相结合的句法结构,如例(4-5)等图示所示。定类语素有不同的特征,因此单一语言中存在若干类n、v、a等语素。在分布式形态学中,要生成“人”这个词,它会从终端项列表中提取“√人”这一词根,然后让其受相应的功能范畴扩展,如:

- (49) a. [DP[_D][NP[_n][√P[√人]]]]
 b. [√P[√v] [PrP[_{DP} 其人][Pr[_{Pr}][NP[_n][√P[√人]]]]]]
 c. [n[√[√人][√熊]][_n]]

例(49a)中的词根“√人”会跟轻名词n融合,最后得到名词“人”;例(49b)中的词根“√人”先跟轻名词n融合,得到名词“人”,后会跟轻动词v融合,最后得到动词“人”;例(49c)中的词根“√人”会先跟词根“√熊”合并,最后跟轻名词n融合,得到名词“人熊”等。所以,例(43a)与例(43d)中的“人”是名词;例(43b)中的“人”先为名词后为动词;例(43c)中的“人”是词根,既非名词,也非动词。例(49b)中的v可以实现为“使”,Pr可实现为“为”,即“使其人为人”,用白话说,就是使佛老之徒成为人。在分布式形态学中,能完美地复原朱

德熙(1982,1985)的结果,即将作为词的“人”确认为名词,包括古汉语中的“人”。

概括而言,词没有主要功能与次要功能,充当主语、宾语、谓语这样功能的是短语,所以不管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还是生成语法,都不会根据主语、宾语、谓语这样的语法功能确定词类。在分布式形态学中,词类由定类语素决定。

4 结语

分布式形态学,作为生成语法的一部分,其追求的是普遍语法,而不是个体语法,如英语语法,这跟国内学界摆脱“印欧语眼光”的内在要求一致。要摆脱“印欧语眼光”,就不能以“人有我少”的“形态”做词类或句法成分的标准。如词类,传统的生成语法将其作为特异属性直接标注在词库中,而不讨论词类划分的标准与依据。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很难找到一个“对内有普遍性,对外有排他性”的标准,如朱德熙(1985)对汉语名词语法特点的观察。分布式形态让词类由定类语素决定,但相关的定类语素可以没有语音,这实际上也是不考虑形态。此外,像主语、宾语这样的句法成分,也是这样,乔姆斯基(1965)是根据结构位置确定,而不是根据有没有主宾格这样的形态。

恩比克(2015:22)将分布式形态学的核心立场归纳为四条:句法本位、语素观、(部分)延迟填音与完全分解。这四条核心立场,也与汉语的核心观念相通。在汉语中,句法本位跟“汉语构词法和造句法基本一致”(郭绍虞,1979:3)相通。语素观与完全分解都跟“汉语里语素的地位不亚于词的地位”(吕叔湘,1979:15)相通。延迟填音跟“汉语语法最根本的特点还是缺乏形态变化”(朱德熙,1985:9)相通。“分布式形态学”讨论的是如何用句法的方式构词的问题,所以它有句法本位与语素观。为了获得语素,就提出了“完全分解原则”,并由此得到功能语素与词根。最强的假设是,“完全分解”出来的功能语素与词根都是特征集,自身并无语音与意义,词根甚至没有句法语义属性。所以在句法推导进行到一定的阶段(如句法操作完成)的时候,需要插入语音和语义。语音由词汇列表(vocabulary)决定,意义由百科知识列表(encyclopedia)决定。这样一来,对于两个具有完全相同特征内容、但最终会被拼读为不同词汇项(如 dog 和 cat)的终端节点而言,二者在前句法阶段除了索引标注之外,基本上不存在任何差异,可参见哈莉与诺伊尔(1999)的表述。本文采用的是弱假设,即词根有底层音系表征。在分布式形态学中,词不再作为计算的基本单位,相应的,构词、词类以及跟词相关的论元结构就成了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分布式形态学也为这些课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路径。

参考文献:

郭绍虞. 1979. 汉语语法修辞新探[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2016. 语法六讲[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王冬梅. 2018. 汉语词类问题[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熊仲儒. 2026. 动宾离合词的分布式形态学分析[J]. 当代语言学(2): 74-91.
- 叶狂, 潘海华. 2026. 词根是什么? ——对分布式形态学的思考[J]. 当代语言学(6): 851-868.
- 赵元任. 1979. 汉语口语语法[M]. 吕叔湘,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5. 语法答问[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Bruening, B. 2018. The Lexicalist Hypothesis: Both Wrong and Superfluous [J]. *Language* (1): 1-42.
- Chomsky,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M]. The Hague: Mouton.
- 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Embick, D. 2015. *The Morpheme: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M]. Mouton: De Gruyter.
- Halle, M. & A. Marantz. 1993. Distributed Morphology and the Pieces of Inflection [G] // K. Hale & S. Keyser.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Essay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Sylvain Bromberger*.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11-176.
- Harley, H. 2009. Compounding in Distributed Morphology [G] // R. Lieber & P. Štekaue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ound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9-144.
- Harley, H. & R. Noyer. 1999. State-of-the-Article: Distributed Morphology [J]. *Glott International* (4): 3-9.
- Larson, R. & V. Samiian. 2021. Ezafe, PP and the Nature of Nominalization[J].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39): 157-213.
- Marantz, A. 1997. No Escape from Syntax: Don't Try Morphological Analysis in the Privacy of your Own Lexicon [G] // A. Dimitriadis, L. Siegel, C. Surek-Clark & A. Williams. *Proceedings of the 21st Penn Linguistics Colloquiu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225.

Research Approaches of Distributed Morphology

XIONG Zhongru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of Distributed Morphology with Chine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istributed Morphology adopts the principle of full decomposition, breaking down both phrases and words into roots and functional morphemes, which serve as the basic units of syntactic computation. Neither functional morphemes nor roots possess phonological features when entering syntactic computation; therefore, whether a language has rich morphology or not does not affect the application of Distributed Morphology. Adopting a syntax-based framework, Distributed Morphology generates both words and phrases in syntax, which reduces computational cost and leads to a more parsimonious grammar. Owing to full decomposition, whether an expression is a word or a phrase is also irrelevant to the analysis within Distributed Morphology. Functional morphemes can carry categorial features that determine word classe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word classes neither need nor can rely on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words. Being independent of morphological marking, Distributed Morphology can help Chinese linguistic research break free from the “Indo-European perspective”.

Key words: Distributed Morphology; full decomposition; functional morphemes; roots; late insertion

责任编辑: 黄均